



08054

泊宅編

全華叢書



退齋集

重刻宋本泊宅編序

同治己巳刊成是編三卷依稗海本也越十載戊寅得宋本十卷前有丹陽洪興祖原序明隆慶庚午錫山秦汝立藏本逮

國朝嘉慶間石門顧氏棗厓校刊

泊宅編序

一  
遺補齋

於讀書齋中謹案 四庫提要云

宋史藝文志載勺泊宅編十卷此本僅三卷乃商濬載入稗海者明人傳刻古書每多臆為竄亂今無別本可校不知其為原帙否也竊念自宋迄今八百餘載乾隆間開

四庫館宇內藏書家採進者汗牛  
充棟獨是編搜求未獲今何幸得  
此原本重付殺青洵堪寶貴以垂  
不朽時光緒八年春三月永康後  
學胡鳳丹謹識



泊宅編序

二

退補齋

學胡鳳丹

永康後

光緒八年春三月

永康後

永康後

方氏泊宅編序

泊宅翁學博而志剛少時謂功名可力取不肯與世俯仰晚得一官益齟齬不合慨然歎曰大丈夫不爲人則爲己先聖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乃取浮圖老子性命之說參合其要以治心養氣反約而致柔年老而志不衰酒後耳熱抵掌劇談道古今理亂人物成敗使人聽之竦然忘倦時出句律意匠至到扁舟茗雪之上倡嬋娟弄明月興之所至輒悠然忘歸使翁少而遇合未必如歲晚所得之多也一日過子於桐汭出所著泊宅編示予予曰此翁筆端游戲三昧耳胷中不傳之妙盍爲我道其崖略翁默然無言予因書以序之丹陽洪興祖慶善

卷一

方氏泊宅編序

一

退補齋

泊宅編卷一

宋方 勺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刊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號曰玉巖居士仍爲作眞贊居士不娶坡每來直造其室嘗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眾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居士後以遺逸得官

吳師仁字坦求錢塘人篤學勵志不事科舉守臣陳襄鄧温伯蒲宗孟皆以遺逸薦於朝元祐初被召命以學官初坦求喪親廬其墓日託棲眞寺隨僧造飯一鉢以充饑不復置庖爨蓄奴僮閉戶翛然讀書勸則默坐而已嘗一夕已

卷一

泊宅編

一

退補齋

滅燭室中忽自明有僧長揖而入與坐談元久之謂坦求曰教授行且任宦壽不過六十僧去而復聞如初坦求爲太學博士十年無他除改其後以選除潁川吳王宮教授卒年五十七

王昇字君儀居嚴州烏龍山布衣蔬食無書不讀道釋二典亦皆徧閱爲湖婺二州學官罷歸山中杜門二年不赴調一日自以箕子易箠之始治裝西去時年將六十矣旅京師數月良勸將謀還鄉左丞薛昂以其所撰冕服書獻之稍歷要官君儀之學尤深於禮易久爲明堂司常宣和乙巳以待制領宮祠復居烏龍故廬每正旦筮卦以下一歲事豫言災祥其驗甚多金人據臨安諸郡驚擾嚴人皆引

避山谷閒公獨燕處如平時且增葺舍宇以示無虞壬子正月微感疾謂貳車黃策曰陸農師待我爲屬官不久當往但太元書未畢且不及見上元甲子太平之會此爲恨爾數日卒年七十九

東坡旣就逮下御史獄一日曹太皇詔上曰官家何事數日不憚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皇曰得非軾轍乎上驚曰孃孃何自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憲而言曰今日得二文士然吾老矣度不能用將畱以遺後人二文士蓋軾轍也上因是感動有貸軾意

朱行中自右史帶假龍出典數郡年纔踰壯守東陽日嘗作

卷一

泊宅編

二

退補齋

春詞云小雨廉纖風細細萬家楊柳青烟裏戀樹溼花飛不起愁無比和春付與西流水九十九光陰能有幾金龜解盡畱無計寄語東城沽酒市拚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自以爲得意後歷中書舍人帥番禺得罪安置與國軍以死流落之兆已見於此詞

王欽臣自西京一縣令召入議法與介甫不合令學士院試賦一篇但賜出身卻歸本任以二詩獻公其一云蜀國相如最有詞武皇深恨不同時凌雲賦罷還無用寂寞文園意可知其二云古木陰森白玉堂老年來此試文章官簷日永揮毫罷閒拂塵埃看畫牆

東坡帥杭一日與徐疇坐雙檜堂吟曰二疏辭漢去疇應聲

曰大老人周來疇字全夫少年登科疎縱不事事晚益流  
落終於武義縣主簿嘗寓婺州清澗寺醉中題壁云驚雷  
殷殷南山曲一夜山前春雨足美人睡起怯輕寒衣褪香  
綃紅減玉朝雲靄靄弄晴態野柳狂花無管束東風也自  
足春情吹皺兩溪烟水綠

元祐中東坡帥杭予自江西來應舉引試有日矣忽同保進  
士訟予戶貫不明賴公照憐得就試因預薦送遂獲游公  
門公嘗云王介甫初行新法異論者譏譏不已嘗有詩云  
山鳥不應知地禁亦逢春暖即啾啾又更古詩鳥鳴山更  
幽作一鳥不鳴山更幽

歐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九年東坡大書重刻於滁州改泉

卷一

泊宅編

三

退補齋

溯而酒香作泉香而酒冽水落而石出作水清而石出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題小詩於  
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令丐寬假令疑胥受賂  
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某但見其所畱詩知他日必顯出  
其詩令笑釋之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秋風吁嗟  
天下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介甫嘗戲作走卒集句云去年來來去忙倚他門戶傍他  
牆一封朝奏緣何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先子晚官鄧州一日秋風起忽思吳中山水嘗信筆作長短  
句黃鶴引遂致仕其敘曰予生浙東世業農總角失所天  
稍從里閭儒者游年十八癸以充貢凡七至禮部始得一



青衫開關二十年仕不過縣令擢纔南陽教授紹聖改元實六十有五歲矣秋風忽起亟告老于有司適所願也謂同志曰仕無補於上下而退號朝士婚嫁既畢公私無虞將買扁舟放浪江湖中浮家泛宅暫以此生非太平之幸民而何因閱阮田曹所製黃鶴引愛其詞調清高寄爲一闕命稚子歌之以侑尊焉生逢垂拱不識干戈免田隴士林書圃終年庸非天寵才初闕茸老去支離何用浩然歸弄似黃鶴秋風相送塵事塞翁心浮世莊周夢漾舟遠指烟波羣山森動神閒意聳迴首名韞利韞此情誰共問幾斛淋浪春甕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

卷一

泊宅編

四

退補齋

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

徽宗興畫學嘗自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爲題無中程者或密扣中貴答曰萬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頻伽鳥也是時殿試策題亦隱其事以探學者如大法斷案一案凡若干刑名但取其合者不問詞理優劣或曰王言而匿其指奈何曰此正古之射策在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自古繼世宰相前漢所稱韋平而已漢袁楊二族最盛亦不過三四人唯李唐一門十相者良多至聞喜裴氏趙郡李氏一家皆十七人秉鈞軸何其盛也本朝父子繼相韓呂之後未聞

自古相國最久者唯召公三十六年一朝宰相最多者唯武

后六十八人

韓忠獻公之子粹彥帥定武或勸取幽燕者粹彥折之曰國家奄有四海寧少此一彈之士耶唐庚作傳贊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始之者寇萊公成之者公也

王黼自入仕登庸無他異唯合眼時覺有物隱隱如玉筋頭長不盈寸開眼則無之他人不知也每有慶事則微痒而動搖率以爲常靖康初金人犯闕黼正憂遽忽痒甚喜不自勝微以手按之其物忽落掌中狀如筋不久及禍

介甫嘗晝寢謂葉燾曰適夢三十年前所喜一婦人作長短句贈之但記其後段隔岸桃花紅未半枝頭已有蜂兒亂惆悵武陵人不管清夢斷亭佇立春宵短

卷一

泊宅編

五

退補齋

姚祐自殿監遷八座不數進見母夫人久病痼諸藥不效憂悶不知所出令李昂筮軌革有真人指靈草之語一日登對一上訝其悴具以實奏詔賜一散子數服而愈仍喻只炒椿子熟末之飲下

王直方云王介甫在翰苑見榴花止開一朵有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陳正敏謂此乃唐人詩介甫嘗題扇上非其所作

泊宅編卷二

宋方 勺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刊

子弟甸字仁宅博學好古未壯而卒平生不喜作科舉文既卒於其篋中得二跋尾遺藁今載於此秦詛楚文跋尾曰右秦告巫咸神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駝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唯徧旁數處小異案史記世家楚子連熊爲名者二十二獨無所謂熊相者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作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云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皆臨我者眞謂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爲熊槐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

卷二

泊宅編

一

退補齋

詐復發兵攻秦故碑又云今又悉興其眾以徧我邊境也是歲秦惠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克齊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旣勝楚而告於諸廟之文也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秦人疾之幸於一勝徧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是歟余昔固嘗怪秦楚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並立於天下然以鄰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聞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於盟詛之美婚姻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有餘歲而

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纔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鄧及郟長而史記止言六國敗退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六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實一千四百六年

延博案紹聖原誤紹興一千四百六年元

誤一千四百四十九年今訂正之

石經跋尾云右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

卷二

治宅編

二

退補齋

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卽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困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

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耳案洛陽記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尙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國鄭康成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皆殘闕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歎惜哉吾友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靳然寶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

崇寧五年長星見蔡京斥居浙西時事小變士大夫觀望或於秉筆之際有向背語蔡旣再相門人蘇棫者自漳州教授召赴都堂審察獻議乞索天下學官五年所撰策題下

卷二

泊宅編

三

退補齋

三省委官考校以定優劣坐是停替者三十餘人棧爲太學博士遷司業卒

今之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仕有不稱職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陽令薛恭本縣孝者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宣卽奏賞換縣乃對移之所起也

狄武襄公青本拱聖兵士累戰功致位樞府旣貴時相或諷其去面文者但笑不答仁廟亦宜喻之對曰臣非不能姑欲畱以爲天下士卒之勸上由此益愛之

宗澤婺州農家子登進士科調館陶尉凡獲逃軍卽殺之邑境爲之無盜時呂大賚惠卿帥大名聞其舉職因召與語

仍薦之且誠之曰此雖除盜之一策恨子未闕佛書人命  
難得安可妄殺況國有常刑乎澤靖康中爲副元帥後尹  
開封卒

河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渾音黃河兩派貫於三城之間秋水  
泛溢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唯中渾屹然如故相傳  
此渾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者楞嚴經云乾爲洲渾  
溼爲巨海

烏程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子買田村下因閱金石遺文昔  
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此乃志和  
泊舟之所也續仙傳云志和越人而唐史以爲婺人予喜  
卜築之初聞同里之高風遂得友其人於千載因律詩識

卷二

泊宅編

四

退補齋

之王侍郎

漢之

一見號予泊宅少翁仍爲作真贊曰形色

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大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

唐李一品貴極當時嘗爲衢州刺史作懷嵩樓西城上刻文  
于石以懷嵩洛有白雞黃犬之歎後竟以謫死樓有公畫  
像頎然七尺真偉人也但鼻端微曲耳

秦之長城西起臨洮盡遼海今但穴其下以來往望之若紫  
雲橫亘沙漠上

自登州岸一潮渡海卽至烏島有五所卽禹貢之羽山

西漢梅福自九江尉去隱爲吳門卒今山陰有梅市鄉山曰  
梅山卽其地也

會稽山爲東南巨鎮周迴六十里北出數壠葬者紛紛得正

壠者趙陸二祖墳而已二墳同一山下瞰鑑湖湖外有山橫抱如几案案外尖峯名梅李尖地里家謂之筆案陸氏葬後六十年生孫佃爲尙書左丞趙氏葬八十年生曾孫并爲太子太師自是陸公贈太保趙公贈少保

泉州萬安渡水闊五里上流接大溪外卽海也每風潮交作數日不可渡劉鋹據嶺表留從効等據漳泉恃此以負固蔡襄守泉州因故基修石橋兩涯依山中託巨石橋岸造屋數百楹爲民居以其儼直入公帑三歲度一僧掌橋事春夏大潮水及欄際往來者不絕如行水上十八年橋乃成卽多取蠣房散置石基益膠固焉元豐初王祖道知州奏立法輒取蠣房者徒三年

卷二

汨宅編

五

退補齋

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欲鑿之地夜視盆中有大星異眾者鑿之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納青朮數斤於其中以辟溫氣

湖州豪右吳伯陽有子侗寓太學方預薦伯陽夢若游奕使者立廳事東階欲延之坐不可問秀才在否對曰不在遂去伯陽送出門見道中旌幢儀物彌望不絕語伯陽曰秀才歸但道天赦曾來侗是舉禮部奏名第一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紛或捕得數大缶誣以樞密張棗之子縉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張茂直就平江鞠之案上縉不伏再遣侍御史沈疇旣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閱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選鍛鍊縉

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旣得罪歸鄉以死張再遷亦不顯  
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  
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  
可以爲世之戒矣

詩中用乾坤字最多且工唯杜甫記其十聯乾坤萬里眼時  
序百年心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江漢思歸客乾坤一  
腐儒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胡虜  
三年入乾坤一戰收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開闢乾坤  
正榮枯雨露偏

玉山鄭泰者粗有家貲一夕夢若使者來謁延之坐忽曰從

卷二

泊宅編

六

退補齋

爾貸萬緡泰方自敘力薄其人曰天符已下徑去不顧後  
數日火邑人見一四目道士郊外舞笏而入凡笏之所指  
則火隨而起它日驗之所指皆鄭之僦舍其直恰萬緡  
一士人沿汴東歸夜泊村步其妻熟寐撼之問何事不答又  
撼之妻驚起視之舌腫已滿口不能出聲急訪醫得一叟  
負囊而至用藥糝比曉復舊問之乃蒲黃一味須臾者佳  
鄧菊甲於天下父老云其品無慮六七十紹聖初先子爲教  
官主善堂後所有僅五十種乃前任劉正夫求於諸邑得  
之聞頗恨不盡其佳品而去



泊宅編卷三

宋方 勺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刊

元豐初盧秉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請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場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爲七分鹽官場爲八分竝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爲溫州雙碁南天富北天富場十分著爲定數蓋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者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鹹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六七而已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少黑由曬灰故也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塗以石灰故

卷三

泊宅編

退補齋

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爲嫩青白爲上色黑卽多鹵或有泥石不宜久停石堰以東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以近海水鹹故爾後來法雖少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盧法且水性以潤下爲鹹其勢不少折則終不可成鹽安邑池鹽以濁河曲折故因終南山南風以成若明越溫杭秀秦滄等州爲海水隈奧曲折故可成鹽其數亦不等唯隈奧多處則鹽多故二浙產鹽尤盛他路自溫州界東南止閩廣鹽勝五錢比浙賤數倍蓋以東南最偏海潤下之勢旣如此故可以爲鹹不必曲折也

西安州卽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無水源但乾沙爾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鹹中有顆鹽大者重三四

斤其色紅瑩軍行以和食飲

西安有池產鹽周迴三十里四旁皆山上列勁兵屯守池中役夫三千餘悉亡命卒也日支鐵錢四百亦多竊鹽私貿蓋絕塞難得鹽自熙河蘭鄯以西仰給於此初得此池戎人歲入寇其後拓地六十里斥堠尤謹邊患遂絕

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而實貨法凡黃金一斤

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餘銀一

流直錢千

朱提縣出銀音殊時

當是時黃金一兩纔六百銀一兩纔

二百東坡常怪今之黃金不若昔時之多蓋今糜之者厭宜其少而價貴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量酒之升斗小量穀之升斗大昔人飲酒

卷三

泊宅編

二

退補齊

有數碩不亂者班固論一夫百畝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碩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碩而日食五升米乎無是理也

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爲生之具

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墾山隴爲田層起如階級然每遠

引溪谷水以灌溉中途必爲之磴不唯碓米亦能播精播精謂去其糠粃以水運之

正如人爲其機巧如此朱行中知泉州有水無涓滴不爲

用山到崔嵬猶力耕之詩蓋紀實也

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

深卽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桿盡黑子徐

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

特其細緊者爾當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爲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卽古所謂白疊巾李琮詩有腥味魚中墨鳥賦也衣成木上綿之句

螺填器本出倭國物像百態頗極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中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龍以爵祿其次錫賚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爲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爲槃固侯

鹽官縣安國寺雙檜唐宣宗時悟空大師手植今三百餘年

卷三

泊宅編

三

退補齋

矣其大者蜿蜒盤礴如龍鳳飛舞之狀小者與常檜不甚異宣和乙巳春朱勔遣使臣李綱取以供進大者載由海道遇風濤舟檜皆碎小者只自漕路入旣獻上綱轉二官知縣鮑慎好賜緋

虔州龍南安遠二縣有瘴朝廷爲立賞增俸而邑官常闕不補宓官以職事至者率不敢畱甚則至界上移文案案牘行遣而已大抵此地唯水最毒嘗以銅盆貯水須臾銅色微黑或大錫餅挈佳泉以自隨處瘴鄉者有詩云避色如避難冷暖隨時換少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飲

越州禹廟有元圭匱藏之色黑如鬢徑五寸厚寸餘肉好相倍上下有郟州將掌封鑰

贛石數百里之險天下所共聞若雨少溪淺則舟舫皆礙以  
待有留數月者虔州水東有顯慶廟甚靈或至誠禱之則  
一夕長水數尺送舟出石故無雨而漲士人謂之清漲前  
此士大夫有禱輒應刻石以識於廟庭甚多東坡北歸行  
次清都觀有自笑勞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之句  
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宗皇帝御書故  
也當時朝廷每有頒降詔札則池水盡黑可以染緇太常  
少卿沈紳嘗記其事

明州有僧佯狂頗言人災福時號癡僧王君儀年弱冠寓陸  
農師佃門下力學工文至忘寢食一日癡僧來託宿陸公  
曰王秀才雖設榻不會睡可就歇息明日僧夙興見君儀

卷三

泊宅編

四

退補齋

猶挾策牕下一燈熒然睥而言曰若要官須四十九歲君  
儀聞之頗不懌其後累應書不偶直至年四十八又夢癡  
僧笑而謂曰明年做官矣是時癡僧遷化已久而來年又  
非唱第之年君儀叵測明年陸公入預大政首薦君儀遂  
除湖州教授君儀嘗謂予云欲游四明求師遺事爲作傳  
以報之而未能也

大通禪師善本退居龍山時節使呂吉甫帥杭暇日常入山  
見師春容道論頗似契合有問呂太尉如何師擺頭曰無  
力臘月三十日要你有力

圓照禪師宗本常語人曰我不勸爾出家學佛只勸爾惜福  
修行大通常語人曰我只勸爾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

大通乃圓照弟子  
時稱吳中二本

婺州有僧嗜猪頭俗號猪頭和尚而莫測其人祥符寺轉輪藏成僧俗設齋以落之一僧丐齋眾見藍縷不爲禮僧拂衷而去或曰此猪頭和尚也使人邀請僧怒指大藏曰我不轉此藏亦不轉眾聞其語異相與追之僧曰要我轉更三十年竟不顧而去三衢衢守饌猪頭召師食守自牖窺之見一鬼食其旁已而師坐亡衢人奉香火良謹有禱輒應一日見夢於人曰吾將還鄉矣蓋自師之出至是恰三十年寂無施金轉藏者故老憶師言備禮迎其眞身歸置藏院郡人輻輳輪不暫停此寺因建長堂予因閱師辭世頌知是定光佛也

卷三

泊宅編

五

退補齋

王鴻之爲京西佐漕攝河南府事因丁外艱有羣雀集凡筵啄踐祭食揮去復來彥祖偶撲得一雀自以刀斷其首擲棄中庭徐察之此雀忽身首相就翩然飛去其後彥祖還南徐爲人訟田安置廣德軍未幾妖人張懷素辭連就逮竟謫死南方

范迪簡南劍州人起白屋官至卿監年八十餘諸子自响以下皆登科顯宦近世享福殆少其比其居地名黯淡灘初欲買宅或云中有怪不可居試使數僕宿其堂廡伺之每夕但見一物人首而蛇身往來其閒不甚畏人諸僕相與謀以卧具裹之束縛就烹其怪遂絕或云此喪門也

泊宅編卷三終

洎宅編卷四

宋方 勺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榘校刊

樞密蔡公卞帥五羊道無錫挈家游惠山是日邑人楊生與數僧閒步殿上聞公來戲言曰蔡侍郎無子吾與之爲子矣公至廣之明年生仍後三歲還朝次無錫仍忽悟前身爲楊生能言其居舍親戚與平時所嗜玩毫釐不差因召楊生二子曰陟曰昇者問其父死之日仍生之時也然三日後復問則懵不能言矣二家至今往來如姻眷後奏補陟將仕郎

前世法書名畫有藏之祕閣者謂之閣本流俗看畫但云閣本則翕然稱善范文正公知睦州奏以唐處士方干配食

卷四

洎宅編

一

退補齋

嚴光謂干爲御史方蒙遠祖下鷓鴣源御史所居取畫像本家無以塞命鄉人但塑一幅巾道服者置之祠中元祐間有旨下諸郡取前賢畫像睦守以嚴方應詔後人見元英之像豈不謂之閣本乎

聯句或云起於柏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爲乎泥中胡爲乎中露泥中中露衛之二邑劉向以謂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之所起也

世言行李據左氏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行使子案史記臯陶爲大理一本大李又天官書曰癸惑爲李徐廣注云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有李法一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故名李法北史敘傳李氏先爲

堯之理官因爲氏後改曰李則李與理其義自通蓋人將  
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治任鄭當時之言治行理亦  
治也左傳曰一介行李又曰行理之命

今州縣獄皆立臯陶廟以時祠之蓋自漢已然范滂繫獄吏  
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  
知祭之何益

政和丙申歲杭州湯村海溢壞居民田廬凡數十里朝廷降  
鐵符十道以鎮之壬寅歲鹽官縣亦溢縣南至海四十里  
而水之所嚙去邑聚纔數里邑人甚恐十一月鐵符又至  
其數如湯村每一片重百斤正面鑄神符及御書咒貶以  
殺青木匣遣曹官同道正下縣建道場設醮投之海中

卷四

泊宅編

二

退補齋

又謂之海壖吏  
文只云法毀

通州治近海七十里今止十里宣和癸卯鹽官縣蜀山雷山  
一帶沙漲而靜海並海十里內沙再毀初鹽官自投符後  
稍稍沙漲前此經制司差武經郎路升等措置水利乃欲  
築長隄以捍潮勢其論尤迂誕不可行

番陽吳令昇知靈壁縣會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磬成每泝  
汴進入縣境別有一河號清河取都城稍徑或由此河載  
磬以入則磬聲率不協律此理殆不可曉

宣和己亥夏吳中雨下如墨色明年乃有青溪之變

狀頭時彥母懷之彌月夢數人卓衣肩輿一金紫人徑入房  
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彥故小名十狗同年錄見

之

從事郎林毅嘗夢黃衣吏持文書列十人姓名在其中謂林曰召公等作鄴都使者請書名林視餘人往往皆相識而俱未書名乃語吏候九人皆簽字然後及我吏曰諾月餘又夢如前而九人者皆已書押林遂書之相次所謂九人者已二三死矣林方治任西游至泗州卒從政郎任楫初聞林說戲曰公果作使者幸一援我林卒未久任俎謝鼓吹礪元祐末自八座出江州與婦翁宋朝散俱之官朝散忽夢上天召作文記遽答曰某不能請召尙書爲之未幾尙書卒其夫人宋尙少艾臨終於領巾畱頌爲別云百世因緣六年夫婦從今以去不打這鼓

卷四

泊宅編

三

退補齋

福州幽巖寺千人麪牀君謨作帥因聖節遣人昇置使厨久之院僧禱護伽藍神春會動無麪牀何以聚眾施利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獨坐便齋神聲諾而不見形問何人神對幽巖每歲恃春會以瞻眾願請麪牀以歸公領之明日公庫中夜失麪牀令問幽巖果已還院莫不異之

朱曉容者嘗爲浮屠以善相游公卿閒後因事返初惟工相貴人初朱臨姚闢久同學校每試姚多在朱上馮京榜中二人俱赴廷對未唱名前數日京師忽傳一小賦乃朱殿試之作也姚謂人曰果爾縱不作魁亦須在甲科自歎平時濫居其先及至魚龍變化之地便爾懸絕因遍詣術士質之亦訪容師未見殿唱日禁門未開或云曉容在茶肆



中姚走見之容方與一白袍偶坐指示姚曰狀元已在此  
偶坐者馮姚力挽就鄰邸燈下視之曰公第幾甲朱第幾  
當世也

甲相次辨色入聽臚傳皆如師言

朱臨年四十以大理寺丞致仕居吳興城西取訓詞中仰而  
高風之語作仰高亭於城上杜門謝客一日曉容來謁公  
欣然接之是時二子行中久中秋賦不利皆在侍下公強  
冠帶而出容一見行中驚起賀曰後舉狀元也老僧自此  
不復更閱人往杭州六和寺求一小室寄跡待科詔下乃  
西游耳公初未之信後三年春入中偶至六和容叩伯仲  
行期久中告之師曰某是日亦當離杭矣是秋二朱至京  
舍開寶寺容寓智海相次行中預薦明年省闈優等唯殿

卷四

泊宅編

四

退補齋

試病作不能執筆是時王氏之學士人未多得行中獨記  
其詩義最詳因信筆寫以答所問極不如意卷上日方午  
遂經御覽神宗愛之行中曰與同舍圍碁每拈子欲下筆  
罵曰賊秃蓋恨容許之誤也未唱名前數日有士人通謁  
行中方某遽使人卻之須臾謁又至且曰願見朱先輩行  
中叱其僕曰此必省下欲出關者耳同舍曰事不可知何  
惜一見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温揖行中起附耳而語  
曰某乃梁御藥門客御藥令奉報足下卷子已實在魁  
等他日幸相記行中唯唯而入再執碁子手顛不能自持  
同舍覺而叩之具述士人之言行中念容獨往智海容聞  
其來迎門握手曰非晚唱名何爲來見老僧必是得甚消

息來行中曰久不相見略來問訊爾師曰胡不實告我馮  
當世未唱第時氣象亦如此行中因道梁氏之事師喜甚  
爲命酒畱款且曰吾奉許固有素只一人未見爾當邀來  
同飲仍戒曰此人藍纒不可倨見亦不得發問問卽彼行  
矣燭至師引寺廊一丐者入見行中不甚爲禮便據上坐  
相與飲酒斗餘不交一談師徐曰此子當唱第先生能一  
畱目否丐者曰爾云何師曰可冠多士否丐者擺頭曰第  
二人師躡行中足使先起密徵其說但曰偶數多更無他  
語而散明日飯罷牽行中寺庭閒步出門遙見余行老亦  
入寺師不覺拊髀驚歎謂行中曰始吾見子以謂天下之  
美盡此矣不知乃有此人行中曰此常州小余也某識之

卷四

泊宅編

五

退補齋

師曰子正怕此人昨夕聞偶多之說今又睹此人茲事可  
知也

行中發解過  
省皆占二數

及聽臚傳行老果第一行中次之行中

釋褐了往謝師師勞之曰子誠福人今日日辰以法推之  
魁天下者官不至侍從其後行老止帶貼職領郡而已

名服行  
老名中

尚書右丞胡宗愈夫人丁氏司封員外郎宗臣之女自幼穎

惠無所不能其善相人蓋出天性在西府時嘗於牕隙遙  
見蔡丞相確謂右丞曰蔡相全似盧多遜或以盧蔡肥瘠  
色貌不同難之丁氏曰吾嘗一睹盧像與今丞相神彩相  
似其後蔡果南竄又戶部尚書李常除老龍尹成都途中  
貽右丞書夫人一見其字畫驚曰此人身筆已倒不久數

盡仍須病咽喉而死李公行次鳳翔中毒而卒

卷四

泊宅編

六

退補齋

泊宅編卷四終

泊宅編卷五

宋方 勺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蜀人石臧用以醫術游都城其名甚著陳承餘杭人亦以醫顯然石好用煖藥陳好用涼藥古之良醫必量人之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以湯劑或補或瀉各隨其證二子偏執偏見於冷煖俗語曰臧用擔頭三斗火陳承餘裏一盤冰

道士王裕福唐人術數頗工常云天運四百二十一年一周而七甲子備謂天地人江河海鬼凡七今正行與元後十八年復行天元當有太平之應又云唐明皇時正行天元故也

乙巳年說

卷五

泊宅編

一

服金石藥者潛假藥力以濟其欲然多諱而不肯言一旦疾作雖欲諱不可得也吳興吳景淵刑部服硫黃人罕有知者其後二十年長子橐爲華亭市易官發背而卒乃知流毒傳氣尙及其子可不戒哉

古之賢人或在醫卜之中今之醫者急於聲利率用詭道以劫流俗殆與穴坯挾刃之徒無異子目擊二事今書之以爲世警王居安秀才久苦痔聞蕭山有善工力不能招致遂命舟自烏墩走錢塘舍於靜邸中使人迎醫醫絕江至杭既見欣然爲治藥餌且云請以五日爲期可以除根本初以一藥放下大腸數寸又以一藥洗之徐用藥線結痔信宿痔脫其大如桃復以藥餌調養數日遂安此工初無

難色但放下大腸了方議報謝之物病者知命懸其手盡許行橐所有爲酬方肯治療又玉山周僅調官京師舊患膀胱氣外腎偏墜有貨藥人云只立談閒可使之正約萬萬錢及三縑報之相次入室中施一針所苦果平周大喜卽如數負金帛而去後半月其疾如舊使人訪醫者已不見矣

故老云王捷燒金先用毒蛇不計多少殺埋庭中澆以米泔令生菌因取以合藥後造室築基掘得一蛇頭如人刑捷不久而終

和州烏江縣高望鎮升中寺 眞宗登封曾此駐蹕因賜寺

額寺僧有負主僧金久而不償病且革自誓爲畜產以報

卷五

泊宅編

二

旣卒主僧晝寢夢病僧披衣入牀下覺而異之須臾貓生一子稍長極馴擾每客至則歡迎走報見非其人者輒謹隨之人有知者呼其名必前怒噬至主僧呼則昂首號叫若求隱其事者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場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眾縣官不卽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誅數日聚惡少千餘焚居民掠金帛子女脅虜良民爲兵旬日有眾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等與賊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歛守天章閣待制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入青齊單濮間

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御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杭州郡守棄城走州卽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朝廷遣領樞密院事童貫常德軍節度使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方七佛引眾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州二月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官府庫與僧民之居經久不絕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等由

卷五

泊宅編

三

退補齋

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八大王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百七十里生擒方臘及僞將相方肥等妻邵子毫三太子凡五十二人毫二太子其子之號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據處州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巖山賊陳十四公等皆起兵略溫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百餘萬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

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賊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刺

史崔義元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  
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識記誘惑愚民而貧乏游手之  
徒相承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  
東南趨睦而近歛民物繁庶有漆楮材木之饒富商巨賈  
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賊一旦發焚蕩無一存者羣黨據  
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  
聲卽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往往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  
吏士人以微貨利渠魁未投首問所掠婦人自洞中逃出  
俛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巖榴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  
村山谷相望不知幾人會稽進士沈傑嘗部民兵深入賊  
境親睹其事爲子言賊之始末因稽合眾論撫其實著於

篇

卷五

泊宅編

四

退補齋

自青溪界至歛州界有鳥道縈紆兩旁峭壁僅通單車方臘  
之亂曾待制出守但於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蚍  
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  
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爲解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  
而病隨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  
爲其流至今蔬食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嚮  
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  
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無別  
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則務攘斂以挺亂其可不早辨之

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絕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變者有之有捨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跡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絕其本根肅清境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而反者有之此風日熾殆未易察治如能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而入於此道不急不怠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廬州慎縣黃山連接無爲軍壽州六安界蓋賊巢穴也山下居民千餘戶而藏賊以活者十七八賊間發官兵粘蹤逐捕有數年不獲者

卷五

泊宅編

五

退補齋



泊宅編卷第六

宋方 勺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刊

李伯紀初赴舉輦下一夕酒渴夢雪下以雙袖承接欲快  
 之細視雪片上各有女真字殊不曉試罷往二相祠下求  
 夢夢立殿陛少頃簾中出三紙示之一曰上舍登第二曰  
 監察御史孫宗鑑三曰宋十相公雖喜有成名之兆而後  
 二幅語叵測宣和己亥夏京師水溢朝廷方以有司失隄  
 防劾官吏公時為右史在侍下抗疏指明災異而未敢以  
 告忽庭闈晝寢驚寤呼諸子語曰適夢一快行家來報云  
 舍人被大水飄出修撰已授崇德使此何祥也公因皇恐  
 自敘所奏慈顏聞之喜但趣家人治任待命而已明日謫  
 沙縣監當踰年得自便而修撰感疾卒葬惠山服闋為太  
 常少卿歲在丙午金人犯闕 淵聖欲親征公建議力駐  
 乘輿遂預大政初公嘗除察官乃與宗鑑同制 今上登  
 極進拜上宰以御營使撫軍實宋十葉後卽惠山寺賜額  
 曰崇親報德禪院云

卷六

泊宅編

一

退補齋藏板

東坡謫黃州元豐五年因誕日置酒赤壁高峯與客飲有進  
 士李委懷笛以進因獻新曲曰鶴南飛仍求詩坡醉信筆  
 贈詩有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之句蓋南遷  
 之兆已見於此七年遠謫豈偶然哉

淵聖嘗問聶山古之名者不以山川今名山可乎山因乞更  
 名 淵聖許自擇以進於是以前參崇環等條上自比蕭

曹姚宋最後及周昌 御批周昌強直可慕可賜名昌有  
石刻記之

京師不推酤官置院造麴增其直出買凡酒戶定年額斤數  
占買雖不推亦推也院之井滓穢不堪汲用唯以造麴特  
善它井皆不如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  
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  
勾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  
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  
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  
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

卷六

泊宅編

二

退補齋  
藏板

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窮子之  
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  
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  
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  
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烏青墩鎮在湖秀二郡之閒有烏將軍廟前一池鼉居其中  
孳息日繁窟穴漸深其大者如甕盜每春夜遺卵岸草鎮  
人竟取鹽之以爲包苴之物靖康初右史周商亨謫監鎮  
稅慮其爲患效韓退之爲文投之徙吳松江中厥漁爭取  
鬻以充庖數日而盡

許幾信州人自戶部尙書除帥太原既陞辭故人韓昭大卿

遺之一馬遂乘以行到府數日因行香未明跨鞍眾軍聲  
諾馬忽驚逸獨由衙門疾馳眾莫能及逮曉方就鞵八座  
兩手流血急歸移疾頃之謫宜春流落以死公生於甲午  
而有馬禍亦異矣近時陳與義赴湖州乘馬朝拜輒驚逸  
退走出門未幾得宮祠以薨陳亦午生

吏部尙書曾楸初取吳氏生子輒不育異人勸勿食子物如  
雞鴨子鴈子牘子之類公信之既久不食後取李氏李氏  
嘗夢上帝詔與語指殿前蓮花三葉賜之曰與汝三子已  
而果然

歐陽公知應天府三日謁廟史白有五郎廟甚靈請致禮不  
然且爲崇公領之一日食夾子輒失之明日夾子在土偶

卷六

泊宅編

三

退補齋  
藏板

手中遂命局其廟以畱守印封之戒曰予去此則可開然  
亦無他異

曾幾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纔十歲一日謂父曰孔子死時宰  
子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答曰予親喪以菘爲久  
況師乎其姊曰只恐聞於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乃兄從  
旁對曰記得夫子沒時宰子已先亡矣

宜興邵穎達赴澶州學官過黎驛挈家謁廟因觀廡下畫壁  
忽指壁謂妻曰我亦有姓名在此所掌功德司妻視之獨  
不見明日穎達無疾而卒

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經監在京抵當庫有以十  
釵質錢者其色重與上金無異上石則正白昔唐太宗以

黃銀帶賜房元齡時杜如晦已死又欲賜之乃曰鬼神畏黃銀易以金帶又隋文帝時并州出黃銀刺史辛公義嘗以獻上前史唯載此二事

宣和七年駕幸龍德宮太宰王黼獻詩有巧將千嶂遮晴日借得三眠作翠帷之句識者曰黼將不復見君矣

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歐公平山堂詞用此一句東坡愛之作水調歌頭乃云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

湖州城南居人姚許元祐初爲軍資庫吏盜官錢儲其家一日錢飛空中散而之他事浸聞府廷追究決配廣西

建炎己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涌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卽暗竹園也

卷六

泊宅編

四

退補齋藏板

米黻字元章爲文時出險怪而書特奇逸世以米顛名之仕宦久不偶晚節大臣薦對嘗有詩曰笏引上天梯翰鳴奮地雷誰云天尺五親見玉皇來或問其意答曰初叩軒陛閣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鉛山朱光將治裝赴調汴都一日出門閒步忽見二介聲諾云府君有牒召君光覽之驚忙而歸二人隨之因懇以母老願自陳覬少寬假二人許之既至家寫狀授之二人收狀并牒忽不見光走龍虎山求道士作醮青詞具道所覩醮罷還家一日卒

政和中忽有旨自王府記室至四京列郡諸曹及特奏名進士流外人應帶參軍者悉去之記室止稱某府某宮記室

諸曹稱司某曹事特奏名流外人改爲助教意以承平之久不當復以軍旅名其官也然自睦寇一作兵革不息古人以偃兵爲造兵之本豈無意乎

蔡京當國每緣制作置局辟官不可勝數其閒如欲變衣冠之制令稍近古講求累年糜費不貲止易鞞爲履而已

術者云久晴欲得雨須遇木克土謂如乙未日之類又云久雨而暮忽雲綻日出但西望黑雲在日上當晴若在日下則未靈驗之信然世有法以每月節朔日辰所遇風雷雨霧月食虹見之類占五穀貴賤中者十七八

劉原父帥長安得漢宣帝時銅甬一上有識云容十斗重四  
十斤原父以今權量校之止容三斗重十五斤

卷六

泊宅編

五

退補齋  
藏板

泊宅編卷第七

宋方 勺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刊

東坡岐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退之有雜詩一篇亦二十六句押六韻

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在桂實生桂桐實生桐以世事觀之殆未然也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段氏曰鶻生三子一爲鳴禽經曰鶻生三子一爲鶴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鶻楚鳩生鶻南海記曰鶻生子百數爲鶻者纔十二餘或爲黿或爲鼈然則堯之有丹朱瞽叟之有舜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蔡奚足怪哉

卷七

泊宅編

一

退補齋

國家治賊吏至有決杖者或以爲太峻予曰今人但見唐韓杜諸詩謂判司簿尉不離箠楚獨不知自後漢時郎官猶不免杖責侯汝爲侍御史賦貧民廩糜不實獻帝令杖之五十唐禮部侍郎令狐暉忤宰相楊炎德宗欲杖而流之然獻帝德宗不足法也至若賊吏貪黷何足恤哉

唐律禁食鯉違者杖六十豈非鯉李同音彼自以爲裔出老君不敢斥言之至號鯉爲赤鯉公不足怪也舊說鯉過禹門則爲龍仙人琴高子英皆乘以飛騰古人亦戒食之非以其變化故耶

閩人陳舜隣爲信州教授其父湜嘗傳法於風僧哥時時語人災祥十得七八一日復遇僧哥於京之城西責饒舌且

戒自此勿受教授拜它日當死於水滉歸斬其子曰世豈  
有子不拜父者無何日長至舜鄰率子弟羅拜滉急止之  
已再跪矣是日滉一手中風不能舉明年春約客爲泛溪  
之遊未舉爵滉起更衣久之不至視之已仆於舟尾不復  
能言輿歸信宿而卒是時玉山鄭同以八行延入郡學亦  
預此會滉未嘗識鄭氏故廬忽謂同曰君宅前水舊是數  
聲上錢聲今變爲呵喝聲矣鄭素高貲至是散盡而長子謬  
宣和辛丑上舍登第

政和六年江浙大水秋糴貴餓孳盈路張大忠知宣城縣出  
郊驗災傷見岸傍羣鳥銜土狀若累冢大忠異之令發視  
果有殭屍在其下衣帶間有金剛經一卷

卷七

泊宅編

二

退補齋

王易簡江州人 道君朝起寒族與子寓遭遇皆致位通顯  
建炎閒還鄉屬李承亂全家被害初王氏奉事九天採訪  
使者甚謹寇壓境城中士大夫皆遷避王氏亦逃於使者  
祠下夜夢神告曰依城自佳何必外求明日復還舊居城

陷遂及旣

使祠在城外二十里

山閒小青蛙一名青鳧飛走竹樹上如履平地與葉色無別  
每鳴則雨作又一種褐色而澤居名旱渴晴則鳴鄉人以  
此卜之

宣和辛丑罷郊學及貢法竝依熙豐故事翁養源爲國子祭  
酒頗患文倣欲革之而未能蔣存誠代之白堂具學官異  
論者厭請從罷黜太宰王黼問異論者誰對曰固非一輩

而宋齊愈爲之首黼曰百家諸子自前古不廢忽悟言失  
遽曰但元祐學術不可不痛懲耳蔡太師聞之因對力詆  
黼崇獎異學將害陛下紹述之政又稱黼引用非人黼曰  
洪炎京所用黃庭堅甥也因取蔡條所撰西清詩話奏之  
上令御史臺彈劾卽逐炎而蔡王之黨自此始矣

方言曰齊宋之間凡物盛多謂之寇注云今江東有小鳥其  
多無數俗謂寇鳥陸龜蒙集有禽暴一篇正爲野鳥害稼  
而作

人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凡物亦然裴氏新書曰虎豹無  
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眾鳥之間若睡寐然蓋積怒而  
後全剛生焉此越人以滅吳之道也

卷七

泊宅編

三

退補齋  
藏板

鶉之字有三義師曠曰赤鳳曰鶉故南方朱鳥七宿取名焉  
詩曰匪鶉匪鳶鶉鶉也音團又曰鶉之奔奔則今之鶉鶉  
也白虎通曰一穀不升撒鶉鶉

鶉隼皆鶉鳥也而有義焉鶉冬取小禽煥爪掌且則縱之視  
其所適之方則是日不於其方擊搏杜甫作義鶉行是也  
隼擊物遇懷胎者釋之化書曰隼憫胎是也可以人而不  
如乎天地之間有吐而生子者鷓鴣兔凡三物

予外舅莫強中喜爲詩頗有思致掌豐城得蜀漕蔡冲允書  
歲餘始達小詩寄謝云故人音信動經年蜀道開關不易  
傳將謂天涯消息斷西風一葉落堦前

王荆公當國欲逐張方平白上曰陛下畱張方平於朝是畱



寒氣於內也畱寒氣於內至春必發爲大疾癘恐非藥石所能攻也東坡著樂全先生集序乃以安道比孔文舉諸葛孔明二公議論不侔如此安道元豐閒以宣徽南院使退居睢陽是時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安道獨上書力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而已莘老曰某亦得書尙未啟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二事人罕知故記之

朱肱吳興人進士登科喜論醫尤深於傷寒在南陽時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肱視之曰小柴胡湯證也請併進三服至晚乃覺滿又視之問所服藥安在取以視之乃小柴胡散也肱曰古人製咬咀謂剉如麻豆大煮清汁飲之名曰湯

卷七

泊宅編

四

退補齋藏板

所以入經絡攻病取快今乃爲散滯在鬲上所以胃滿而疾自如也因依法旋製自煮以進二服是夕遂安因論經絡之要盛君力贊成書蓋潛心二十年而活人書成道君朝詣闕投進得醫學博士肱之爲此書固精贍矣嘗過洪州聞名醫宋道方在焉因攜以就見宋畱肱款語坐中指駁數十條皆有考據肱惘然自失卽日解舟去由是觀之人之所學固異邪將朱氏之書亦有所未盡邪後之用此書者能審而慎擇之則善矣

朝散郎路時中行天心正法於驅邪尤有功俗呼路真官嘗治一老狐亦立案具載情款如世之獄吏所爲云狐能變美婦以媚人然必假冢閒多年髑髏以戴於首而拜北斗

但髑髏不落則化爲冠而用事已則埋之欲用則復以爲常蓋不假此則不能變也人死骨朽爲髑髏尚有靈古方治勞疾用天靈蓋既能治疾豈不能爲妖邪世有術者事髑髏能知人已往事

楊蟠宅在錢塘湖上晚罷永嘉郡而歸浩然有挂冠之興每從親賓乘月泛舟使二笛婢侑樽悠然忘返沈注贈一闕有曰竹閣雲深巢虛人閒幾年湖上音塵寂風流今有使君家月明夜夜聞雙笛人咨其清逸

卷七

泊宅編

五

退補齋藏板

泊宅編卷第七終

泊宅編卷第八

宋方 勺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刊

祥符中潁州飢當路者奏出省錢十萬緡以紓艱食之民令明年蠶事已緡納縑謂之和買當是時一縑之直不滿千民得本錢經營數月收什一之息至期輸公頗優爲也近時有司往往不復支錢視物力以輸縑物價翔貴一縑非六七千不可官吏督責急於水火民不堪命久矣比年二浙薄旱已軫宸慮至以親詔下求民瘼謂州縣不給和買本錢以致怨咨感天變上之恤隱可謂至矣豈知州縣奉行之不謹邪

唐杜牧欲來吳興尋舊約三上時相書以弟顛病求醫爲辭

卷八

泊宅編

一

退補齋藏板

乞知湖州旣至而私願復不諧後世果可欺邪

周离亨嘗言作館職時一同舍得疾徧體疼每作殆不可忍都下醫或云中風或云中溼或云腳氣用藥悉不效疑氣血凝滯所致爲製一散飲之甚驗予未及問所用藥沈思久之因曰據此證非延胡索不可周君大駭曰何以知之予曰以意料之恐當然耳延胡索桂當歸等分依常法治之爲末疾作時溫酒調三四錢隨人酒量頻進之以知爲度蓋延胡索活血化氣第一品也其後趙待制震道引失節支體拘攣數服而愈

橘皮寬胸降氣消痰逐冷有殊功他藥多貴新唯此種貴陳須洞庭者最佳外鼻莫強中知豐城縣得疾凡食已輒留

滿不下百方治之不效偶家人輩合橘紅湯取嘗之似有  
味因連日飲之一日坐廳事正操筆覺胃中有物墜於腹  
大驚目瞪汗如雨急扶歸須臾腹疼利下數塊如鐵彈子  
臭不可聞自此胷次廓然蓋脾之冷積也抱病半年所服  
藥餌凡幾種不知功乃在一橘皮世人之所忽豈可不察  
哉其方橘皮去穰取紅一斤甘草鹽各四兩水五椀慢火  
煮乾焙搗爲末點服又古方以橘紅四兩炙甘草一兩爲  
末湯點名曰二賢散以治痰特有驗蓋痰久爲害有不可  
勝言者世醫惟知用半夏南星枳實茯苓之屬何足以語  
此

四物湯婦人之寶也洛陽李敏求赴官東吳其妻病牙疼每

卷八

治宅編

二

退補齋  
藏板

發呻吟宛轉至不能堪忍令婢輩釵股按置牙間少頃銀  
色輒變黑毒氣所攻痛楚可知也沿路累易醫殊無效嘉  
禾僧慧海爲製一湯服之半月所苦良已後因食熱麪又  
作坐閒煮湯以進一服而愈其神速若此視藥之標題初  
不著名但云涼血活血而已敏求報之重徐以情叩之始  
知是四物湯蓋血活而涼何由致壅滯以生疾莫強中一  
侍人久病經阻發熱咳嗽倦怠不食憔悴骨立醫工往往  
作療疾治之其勢甚危憊強中曰婦人以血氣爲本血榮  
自然有生理因謝遣眾工令專服此湯其法咬咀每慢火  
煮取清汁帶熱以啜之空腹日三四服未及月經候忽通  
餘疾如失

一婦人暴渴唯飲五味汁名醫耿隅診其脈曰此血欲凝非疾也已而果孕以古方有血欲凝而渴飲味之證不可不知也又一士人無故舌出血仍有小穴醫者不曉何疾隅曰此名舌衄炒槐花爲末糝之而愈

道士王裕曰有忽患腳心如中箭發歇不時此腎之風毒也瀉腎愈又有人因驚而心不蔭脾忽仆不知人面色黃是脾絕不治又有人六脈皆細面拂拂紅色是心絕不治

痔腸風臟毒一體病也極難得藥亦緣所以致疾不同雖良藥若非對病固難一概取效常人酒色飲食不節臟腑下血是謂風毒若釋子輩患此多因飽食久坐體氣不舒而得之乃脾毒也王渙之知舒州下血不止郡人朝議大夫

卷八

泊宅編

三

退補齋藏板

陳宜父令隨四時取其方柏葉如春取東枝之類燒灰調二服而愈予得方後官贛上以治貳車吳令昇亦卽效提點司屬官陳逸大夫偶來問疾吳倅告以用陳公之方而獲安陳君蹙頰曰先人也仍須用側柏尤佳道場慧禪師曰若釋子恐難用此不若灼艾最妙平立量脊骨與臍平處椎上灸七壯或年深更於椎骨兩傍各一寸灸如上數無不除根者又予外兄劉向爲嚴掾予過之畱飲訝其瘦瘠問之答曰去歲臟毒作凡半月自分必死得一藥服之至今無苦問何藥不肯言再三叩始云只這桌子上有之乃是乾柿燒灰飲下二服本草云日柿治腸僻解熱毒消宿血後有病者宜以求之素問腸僻爲痔

提點鑄錢朝奉郎黃沔久病渴極疲悴子每見必勸服八味丸初不甚信後累醫不痊設服數兩遂安或問渴而以八味丸治之何也對曰漢武帝渴張仲景爲處此方蓋渴多是腎之真水不足致然若其勢未至於瘠但進此劑殊佳且藥性溫平無害也

風淫末疾謂四肢凡人中風悉歸手足故也而疾勢有輕重故病輕者俗名小中一老醫常論小中不須深治但服溫平湯劑正氣逐溼痺使毒流一邊餘苦不作隨性將養雖未能爲全人然尚可苟延歲月若力攻之縱有平復者往往恬不知戒病一再來則難以支梧矣譬如捕寇拘于一室則不使之逸越自亡他慮或逐之再至則其禍當劇於

卷八

泊宅編

四

退補齋藏板

前矣此語甚有理而予見世之病者大體皆如是但常人之情以幻質爲己有豈有得疾爲癡人而不力治者此未易以筆舌喻也

小麥種來自西國寒溫之地中華人食之率致風壅小說載天麥毒乃此也昔達磨遊震旦見食麪者驚曰安得此殺人之物後見萊菔白賴有此耳蓋萊菔解麪毒也世人食麪已往往繼進麪湯云能解麪毒此大誤東平董汲嘗著論戒人煮麪須設二鍋湯煮及半則易鍋煮令過熟乃能去毒則毒在湯明矣

治痢以櫻粟古方未聞今人所用雖其法小異而皆有奇功或用數顆慢火炙黃爲末飲下或去粟用殼如上法或以

殼七五枚甘草一寸半生半炙大椀水煎取半椀溫溫  
蜀人山叟曰用殼并去核鼠查子各數枚焙乾末之飲下  
尤治噤口痢

凡病唯發背腳氣無補法發背非藥毒卽飲食毒腳氣乃風  
毒毒在內不可不攻故先當瀉之發背灼艾最要然亦須  
治之早諺云背無好瘡但生於正中者爲眞發背虞奕侍  
郎背中生小瘡醫者不悟只以藥調補數日不疼不痒又  
不滋蔓疑之呼外醫灸二百壯已無及此公平生不服藥  
一年來唯覺時時手腳心熱疾作旣不早治又服補藥何  
可久也

天禧二年開封解榜出有廖復者被黜率眾詣鼓院訴有司

卷八

泊宅編

五

退補齋  
藏板

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餘人復亦預  
薦時號還魂秀才前發解官皆謫外郡監當明年殿前放  
王整以下及第是日睦衢二州各有一王言待唱初喚王  
言賜進士及第乃衢人久之又喚一王言上問其鄉貫方  
知前賜第者乃是睦人而衢州者只合得同進士出身及  
再喚二人審問衢人奏懇念臣已謝聖恩遂只賜睦州者  
同出身而已明日忽有旨賜睦人王言進士及第自後殿  
前唱名必傳呼某州某人以防差互

天禧元年四月五日申後京師黑風自北起晦冥市人咫尺  
不相見久之大雨作天復明父老云往年疾疫起得黑風  
而民安

天聖中陸軫同判衢州一日早起覺印堂痒以手揣摸司空部上有肉突起如指面許大兩日漸堅實又兩月天庭上亦然又一月天中輔角二部亦然又兩月左右龍角骨起映印堂甚低是月印堂連山根與二龍角相應相次左右眉稜連額角起每以相書考驗此諸部骨起皆主封侯公相之貴然軫止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典郡而已其後孫佃入政府贈公官至司空乃知贈官亦非虛名也

天禧初滑州河決已塞唯龍門未合忽有大風鼓沙起如連岡勢於未合處淤定於是人得致力而畢功

已上四事出陸軫日記也

卷八

泊宅編

六

退補齋藏板



泊宅編卷第九

宋方 勺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刊

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車駕巡師江  
表過而觀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炎精中否歎人才委  
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  
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卧賢傑天意眷  
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河海封疆俱効順狂虜何  
勞女滅翠羽南巡扣闕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鉞  
冷浸秋月

徐積仲車居山陽以疾不仕而士大夫稱其高風籍甚其家  
節序享祀動遵禮法然唯祀母而不祀父此人所未喻

卷九

泊宅編

一 退補齋藏板

傳曰地反物爲妖以所覩驗之有未然者紹興中迎侍居杭  
之西湖明年春圃中桃實皆雙又明年先子捐館李友聞  
來弔因語及之蹙頰曰某爲婺州錄參廨舍櫻桃一株盡  
雙實亦丁外艱勺近游建康見太府少卿吳德素云先舍  
人頃寓太學齋後千葉桃忽結子十八枚其中一顆甚大  
詔下會同舍拈鬪以下升沈唯徐鐸得其大者是舉本齋  
預奏名者十八人而鐸遂冠多士

命堂閣軒亭名不可不慎黃葆光知處州作賓館號如歸或  
曰視死如歸不祥黃尋卽死於職龔澈爲瑞安令亦作如  
歸亭後得罪編置雷州蔡京嘗游吳興慈感院院有新堂  
未名京爲書榜曰超覽有坐客賀曰行卽走召而人臣四

見矣明年京遂入相若是者其偶然邪亦事有符合邪然語忌不可不避爾

舊傳贛川清漲有神司之據梁史武陵王紀伐蜀前此江水可揭及登舟而水長數尺皆喜曰天贊我也又陳武帝自南康赴江州水暴長三百里贛石皆沒此非清漲乎

後漢郎官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中二十五人令史止二十人是時郎官不免杖責士人多恥爲之至齊明帝時始用贖刑魏晉以下參用高華矣

古者尙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則鎖之韓愈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

卷九

泊宅編

二

退補齋藏板

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輕始不禁其出入自文公始

令史有久任淹練故實尙書郎往往咨所未喻陸慧曉曰吾年六十不復能咨都史爲吏部郎也苻堅問尹緯何官對曰吏部令史堅歎曰宰相才也王景畧之儔然則蕭曹豈欺我哉

大梁二相祠世傳游夏也士有未遇上書乞靈往往見夢雖遠必應越人石公轍妙年鄉舉抵京夢簾中出一紙只隣州二字石後累舉年踰五十不得已就特奏名遂爲第一例賜出身是時上駐蹕臨安府也

維揚僧了因嘗寓長蘆寺暇日與其侶閒步江上見潮泛小

蝦登岸有化而爲蜻蜓黝然飛去者一蝦再至岸未及化又爲潮所蕩及三登忽化蜈蚣入水蓋忿心所激有如此者

儀真許叔微累舉不第寄迹浙右村落中合藥施人久之夢人贈四句曰藥市收功陳樓閒阻堂上呼盧喝六得五叔微張九成勝過省唱名第六以係合推恩人升第五乃在陳祖言之下樓材之上所謂呼盧者臚傳也

陳安節學士云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有爲逋負所迫欲自經者惻然盡以所齋贈之而親釋其縛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饑渴乎曰然指路隅竹萌令食之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

卷九

泊宅編

三

退補齋藏板

飲之生飲水頓覺精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爲詩頗言人未來事後祝髮爲浮屠往一小院有不逞繫馬於堂上者輒病心疼或教使謝過病良已因丐師言以自驚信筆示之曰眾生騎畜生兩箇不相爭坐底只管坐行者只管行聞人敬仰之獨一貴人不信貴人者無孫師曰今日得孫矣然無大小便利詰其故答曰皆心法所招也果得孫而不肯參議何大圭自閩來云與師熟所遇乃鍾離先生至今往來不絕師觀棊詩曰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或云貴人者余丞相也

前輩敦事契情親而禮極嚴其後禮漸煩情漸薄今則情禮俱衰矣吳德素云蘇丞相父紳與章郇公呂申公同年進

士也二公當軸丞相登科稱年家姪詣門謝謁入獨不召  
見眾賓了入宅換道服坐聽事令將命者引趨庭下贊拜  
而退亦不延坐但傳語勉之而已然二公力推挽丞相入  
翰林爲學士登庸之命蓋基於此

哲宗山陵開封府推官白同提點頓地云初開壙得小碑誌  
乃有唐一婦人舊所藏穴實貞元二年歲庚辰正月十二  
日葬與 哲宗上仙年月日皆同

宣和中取燕山羣臣稱賀蔡太師京令一館職代作表仍語  
以燕人悅則取之一句不得不使其人歸搜經句欲對未  
得正安中曰何不曰昆夷維其喙矣遂用之

蕭振侍郎永嘉人知湖州日二親皆八十餘極康寧子嘗因

卷九

泊宅編

四

退補齋  
藏板

語贊歎公曰先祖一百四歲祖母百二歲世未聞也

侍其傅服水銀久之發痒爬搔成赤疹水銀隨指爪出細如  
粟顆建炎中帥杭已昏不任事既罷疾革未屬續諸姬皆  
散不禁可爲世戒

陳去非謂子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已詩如養成內  
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已而已又曰崔鷗  
能詩或問作詩之要答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

王通隋末隱白牛溪教授學者常數百人唐將相如王魏輩  
皆其門人也既顯絕口不道其師此何理哉

崇寧初茅山劉混康先生赴闕一夕拜章罷詔問何久答曰  
值天門放春榜欲叩其所覩乞書而密緘之它日驗其事

明年殿唱畢發視止書二草二木乃蔡薤柯棊也

韓魏公判大名府被旨修大內於一堂中得壁記乃太宗詩一首意屬燕雲或勸進之不答後韓絳以獻公聞之歎曰吾非不能但人主未忘開邊之志老臣不當更啟之耳左朝議大夫白同嘗云佛經凡人三世不妄語者舌長舒之可及肱子平生不妄語雖未及肱比常人已爲長矣

舊說眼疾不可浴浴則病甚至有失明者右承直郎白彥良云未壯之前歲歲患赤眼一道人勸但能斷沐頭則不復病此彥良自此不沐今七十餘更無眼病

思慧住道場山予常往見之一夕夢謁師不見但於禪牀上大書一龍絕地四字明日入山知師已授帖移徑山而不

卷九

泊宅編

五

退補齋藏板

省所夢紹興壬戌始游徑山首見長老覺明云此山本龍所居因一禪師行腳過山下龍化老人與語契合因勸師營居演化云此山東天目也吾當遷西天目但畱一穴出入它日勿以僧供爲慮至今寺無寸土而常聚千眾予贈明老詩斷章云三十年前曾見夢茲游端可冠平生蓋謂此也

成都府圍西樓有大蟒居人不敢登率嘗局鑰虞經臣作帥宴客樓下蟒忽遺溺正中一武臣之肩須臾皮肉潰爛成瘡得妙藥治之方愈經臣爲遣吏祭之卽日毀樓蟒亦不見

泊宅編卷第九終

泊宅編卷第十

宋方 勺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刊

王球爲龍德宮提舉官眷遇特厚丁未春 淵聖已幸青城  
上皇密遣球哀宮中器用得金萬兩鎔爲二百挺藏廢  
井中發之以石謂球異時國有艱窘白發之 上狩淮南  
球奏之有旨輸行在方具舟會宮中舊卒有知其端者恐  
球潛載以遁詣開封府陳告尹欣然召球諭以兵須正急  
此機不可失球度力不能奪因盡輦致持符歸報 朝廷  
初不加譴其後范丞相當國疑球與尹乾沒其金下大理  
鞠治球竟廢死

富韓公曰契丹正強盛奚靄渤海黨項高麗女真新羅黑水

卷十

泊宅編

一

退補齋

連軛回鶻元昊凡十國皆服役之貢奉不絕唯與中原爲  
敵國兵馬畧集便有百萬多作大舟安四輪陸行以載軛  
重遇塘水黃河則脫輪以度人馬亦欲自滄州東泛海而  
來爲牽制掎角之勢

神宗興太學初議堂試式時唯經義論策凡三場有司擬進  
上批季一周之四字遂著之令遵行已久勾元豐六年秋  
七月入學年尚幼見司業朱行中服奉行新規甚峻生員  
犯不檢許人告賞錢三百貫同保皆連坐屏斥出學甚者  
殿舉人皆惕息旣以經術造士恐其忘武備及不知法律  
因令每旬休齋輪五人過武學習射又許生員附律學生  
試律義以合格者理爲本學考察又於論場添試律義一

道然學者於肄業苟簡至觀者有射天地四方之語答律  
義或約法至徒八年往往傳以爲笑元祐初皆罷

東坡記管仲之無後與桑羊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皆及禍  
謂興利之人如此又子由論李沆爲相自言無善可稱唯  
力阻言利者可以報國厥有旨哉

東坡爲郡尤急於荒政元祐中守杭米斗八十已預行措置  
常云熙寧八年只緣張沈二守不知此策致二浙災荒疾  
疫只西路死者五十餘萬人是年本路放秋苗一百三十  
萬碩酒稅虧六十七萬貫

司馬氏南渡據地理志云九分天下有其二而已李嵩亦云  
五岳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當是時雖自洛

卷十

泊宅編

二

退補齋

徙建康而未嘗棄洛則嵩尙爲晉有與衡爲二矣故曰狄  
汙其三晉能保洛而不能有蜀今能有蜀而不能存洛絕  
長挈大則今之土宇亦若晉耳

元豐初文武見任官二萬四千五百四十九員文一萬一百  
九十三武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六宗室九百四十四內臣  
五百八十六

元豐初在京吏人自中密下至諸司共二百九十一處共五  
千一百四十八歲支六十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六貫碩四  
斤兩

熙寧十年夏稅兩浙最多二百七十九萬七百六十七貫碩  
四斤兩成都夔州二路各只七萬有零秋稅河北最多七

百七十五萬八千一十七貫碩匹斤兩夔州六萬有零  
熙寧十年在京商稅諸門鎮四十九萬八千五百一十一貫有  
零左右廂店宅務管賃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間空地  
六百五十四段宅子一百六十四所歲收二十一萬六千  
五百八十一貫六十六文省

諸路酒稅唯兩浙所入最多熙寧末年本路稅收六十萬五  
千九百八十四貫七百十五文酒收一百六十萬八千八  
百三十四貫一百九十八文

當年在京歲支宰臣已下百官料錢五十二萬九千九百五  
十七貫四百二十六文諸路官員料錢二百二十五萬六  
千八百六十七貫而陝西一路支數最多

卷十

泊宅編

三

退補齋

熙寧末天下寺觀宮院四萬六百十三所內在京九百十三  
所僧尼道士女冠二十五萬一千七百八十五人內在京  
一萬三千六百六十四人三年中死亡還俗共二萬三千  
一百三十九人

南郊賞給景德六百一萬一百貫匹兩碩領條皇祐一千二  
百萬有零治平一千三十二萬有零熙寧末八百萬二千  
六百八十九貫匹斤兩條段

歲賜大遼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疋正旦衣著四千疋銀器  
二千兩生辰衣著五千疋銀器五千兩

熙寧八至十凡三年天下大辟五千一百八十二人三年丙  
官過犯自刺配至贖銅二千五百九十二人



元豐中詳定禮文 神宗尤篤於大裘衮冕之制時檢討何洵直欲以黑繪創爲大裘如衮唯領袖用羔帝頗疑其非乃問陸佃佃對曰禮記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大裘襲可知又曰郊之日王被衮象天則大裘襲裘可知大裘襲裘則戴冕藻十二旒可知故曰冕服有六而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也帝稱善遂下詔有司製黑羔以爲裘而被以衮議者又謂純用羔恐裘重難服及裘成輕重纔與袍等帝甚喜唯衮之制未明帝嘗曰北虜曾貢衮冕一襲其繪星辰在背疑有所傳宣和中王昉上疏云衮服由漢至今畫山皆用青有戾於周禮山以章之義畫虎與雌而不畫虎雌之弊有戾於書宗彝之義至於畫藻則叢以碎

卷十

泊宅編

四

退補齋

葉亦不知古人觀象與藻稅同意臣謂畫山尙以赤白故考工記曰繪畫之事赤與白謂之章而下文曰山以章也畫山以赤白之章亦猶畫黼以白與黑畫黻以黑與青也詩曰象服是宜鄭氏云揄翟闕翟之類不獨后夫人之服如此人君之服亦然書亦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然則衮服豈無所取象乎謹按天垂象見吉凶是天言象也易有四象所以示是易言象也衮之制繪日月星辰豈非法天之象歟畫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豈非法易之象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衣以陽而在上取乾之象裳以陰而在下取坤之象而衮服山取艮之象黼取巽之象黻取坎之象宗彝取重震之象觸類而

長之無有無所象者亦患不細考之耳

往年車駕巡師建康詔以防秋在近令侍從職事官各條其利害實可施行者聞奏郎官張虞卿所陳最善其畧曰臣嘗歷考前世南北戰爭之際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掠騎嘗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爲我憂使吾斥堠旣明屯戍唯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長江爲阻可也雖無長江之阻亦可也苻堅百萬之眾馬未及一飲江水謝元以八千銳卒破之於肥水豈非其效也歟不然如王巢以奇兵八百泛舟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江之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

卷十

泊宅編

五

退補齋

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人不足與守鮮克有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議者謂東南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得荊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獨周瑜謂捨鞍馬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至於羊祜之言則以南人所長唯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它曰成功畧如祜策故臣以謂有如瑜者爲用則祜之言謂之不然可也無如瑜者爲用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彼爲說者謂虜人以馬爲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爲難虜人便於作棧而江流迅急非棧能濟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嘗用大棧也州縣一也有最爲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宜備豫者苻堅自項城來

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河格蘇峻濟橫江侯景渡采石考前世盜賊與夫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尙未論也文多不載

吳伯舉舍人知蘇州日謁告歸龍泉遷葬母夫人已營墳矣及啟堂殯見白氣氤氳紫藤繞棺急復掩之術人視殯處知自是吉地因卽以爲墳然頗悔之舍人竟卒於姑蘇

虞經臣策元祐中歷察官知雜紹聖初自脩注擢給事中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伏若素蓄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常日唯喜睡至或亂嚙簾帷窗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恩數自爾每有慶事則啗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爲常凡數年拜郎前一夕渠來死

李濟翁曰按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嗤笑也後譌爲癡字而增至四謂借一癡借之二癡索三癡還四癡皆濟翁云前輩又以癡爲甌甌酒器也蓋云借書以一甌酒還之亦以一甌酒甌通作鴟吳王取馬革受子胥尸沈之江顏師古曰卽今之盛酒鴟夷膽

卷十

伯宅編

六

退補齋

